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侘國

跋祿羯呫昌葉反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剌侘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剌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奢荼國

伐剌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勸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聘隣國吉日送歸路逢聘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在轝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

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獅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趍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説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

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獅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獅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獅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上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

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毋具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刃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獅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剸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易

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獅子因舉元功而為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

故獅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説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

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吉幢動便賫香花鼓奏音樂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縶而此怨傷曰爾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

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尒輩各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贍部州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貳執其毛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名命飛行遠訪曾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

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羅刹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畧為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

手揮利劒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苦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賫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檝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

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宫僧伽羅曰恐為災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宫以毒呪術殘害宫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羣臣朝集王門閉而

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趍進遂至宮庭間其無人唯有骸骨羣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歷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為

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羣官遂即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蹎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

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兹已降風俗淳信伽藍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名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

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

王宫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殊珍飾之奇寳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寳寳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

僧伽羅國古之獅子國又曰無憂國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寳又名曰寳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諸德

兼備國人推尊為王故國亦以僧伽羅為號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刹女拯恤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導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于兹土金剛堅固歷刼不壞寶光遥燭如星燦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凡有禱禳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灾異精意懇祈靈祥隨至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飾以衆寶輝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禮不衰今國王阿烈苦柰兒鎻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兇悖靡恤國

人褻慢佛牙大明永樂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花往詣彼國供養鄭和勸國王阿烈苦柰兒敬崇佛教遠離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鄭和知其謀遂去後復遣鄭和往賜諸番并賜錫蘭山國王王益慢不恭欲圖害使者用兵五萬人刋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會其下預泄其機鄭和等覺亟回舟路已阨絶潛遣人出舟師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間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與其國内番兵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

等執其王凌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始達舟當就禮請佛牙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耀如前所云訇霆震驚遠見隱避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獰龍惡魚紛出乎前恬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師皇帝命於皇城内莊嚴旃檀金剛寶座貯之式修供養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為瑩飾中有金佛

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悋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尒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

自輿我我非盜也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
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
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宫側建大厨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
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
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
業
國濱海隅地産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

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䮚勒鄧反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
來於此說䮚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
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
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
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
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

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見其人説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遥望光燭山川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覊

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温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闕 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實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

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髙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髙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羣盜凶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

摩訶剌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

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凌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萬夫挫鋭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鼙鼓前導復飲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羣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鄰國王刹帝利

種也名補羅稽舍誐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名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大城内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甎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嶂重巒絶巘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

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録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

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呫（昌葉反）婆國（南印度境）

跋祿羯呫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煑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暑熱迴風飈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即南羅之國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麨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强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前王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贍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

誕靈洎乎没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宫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嵗恒設無遮大會招集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相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弥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波聞

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彦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歷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聞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自言曰吾為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祗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

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樓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獘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强為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獘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

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虗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燒爐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遍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尒學苞内外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詈苾芻謗毁大乘輕懱先聖言聲未静地便坼

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果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薫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千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

國南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即北羅羅國南印度境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

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壻號杜魯婆跋吒（唐言常叡）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

奇貴之珍既以搃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並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

百餘里至蘇剌佗國西印度境

蘇剌佗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産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果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静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貿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

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剎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髙遠深信佛法髙尚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

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

信度大河至信度國 西印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苫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騾畜之屬橐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鬬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閒寂遠跡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

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頻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毱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畧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

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肆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爲化彼故乘虚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悦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爲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生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

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

鉢伐多國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呾羅唐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

大伽藍為天火所燒摧殘荒圮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朅𨐚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飈勁烈宜牛羊槖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

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頻遊此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窣堵波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窣莵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

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刺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畧也

波刺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刺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為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氈

毹之類多善馬騾馳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離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頂衣皮褐服錦氎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鶻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

拂懔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畧無男子多諸珍寳貨附拂懔國故拂懔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産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凄勁多菽麥少花果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奄荼國西印度境

阿奄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麥特豐花果少草木

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址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亟縛屣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

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座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髪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西印度境

伐剌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忍暴志鄙褻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圮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

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稽薑那國居大山川間别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利國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二十二國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呾羅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瞢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呾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反浪拏國

達磨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朅盤陀國

烏鎩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嶙疇隴塽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疎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聰而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令

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務鋤句反下同那天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稸那呬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遂願輕懱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鄰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競興貢奉俱申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惟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

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隥攲傾蹊徑盤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

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凄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翺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特髙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呾羅縛國

安呾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凄勁豐稼穡宜花果人性獷暴俗無綱

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果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别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毼多信三寳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

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

至瞢健國

瞢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

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

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曹健國

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曹健國但

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

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

呬摩呾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栗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殁角冠全棄其先强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隣突厥遂染

其俗又見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毼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

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産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

信佛法其貌醜獘多服氈毼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鎮侃人謂護蜜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凄烈雖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

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毼眼多碧緑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昬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巳證聖果

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詳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宫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疢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悦稽首謝曰

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兹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紛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説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爾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

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録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踈花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

弥國

商弥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麥弥豐多蒲萄出雌黄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技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别異多衣氎毼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

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凄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絶無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内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黒味甚甘美潛居則鮫螭魚龍黿鼉龜鼈浮遊乃鴛鴦鴻雁鴐鵞鸘鴇諸鳥大卵遺㲉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

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履險唯多氷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陀國

朅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

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毼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言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乗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數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羅唐言漢日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絶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衞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趍

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
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氣已静今將歸國
王婦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
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
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
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
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
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

主建官埀憲至期産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蕃服後嗣陵夷見迫强國無憂王命世即其宫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宫東北

隅以其故宫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髙廣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彦名髙當時立正法摧邪見髙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髙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衆伐呾叉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

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揺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年别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穰舍羅唐言福舍論反道

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壟瀉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

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槖駝數千賫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朅盤陀國有大羅漢遥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搆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鄰國鬻户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

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國

烏鎩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

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瑿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節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㲲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絶嗣無別君長役屬朅盤陀國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龍嵸觸石興雲崖隒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窣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

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畋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揵椎聲或云待日光照有玆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斷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乎乃擊揵椎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

視久之乃曰介輩何人形容畁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果繁

茂出細氈氀工織細氎㲮毹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匾容貌麤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删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

戶般國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葡萄梨柰其果實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刼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棊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

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方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兹已降其流實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蕃謂之谿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砂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果出氍毹細氈工紡績絁紬又産白玉𪋻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温恭好學典藝博達伎

能衆庶富樂編户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儛少服毛毼
氈裘多衣絁紬白氎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
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
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
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虚曠
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
被抉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
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

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歳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而自進曰我

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絶宗緒乃往毘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

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號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尒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

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纒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揵椎扣擊名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椎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餕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隒四絶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畧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黒蜂羣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

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遥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弥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噉已願生其國果遂

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巳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濕弥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鬬兵也我能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弥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兵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佑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

行長驅掩襲匈奴之間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擄其兵匈奴震懾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趍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饍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

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遥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心乃祇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宫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髙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悦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

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工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覩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羣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

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絶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

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尒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鹿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宫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飤之自時厥後桑樹連䕃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

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

絶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自說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羣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絶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恡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

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兹没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畧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圮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絶無蘖草其土

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禦强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擄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媲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箔帖像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淩

空至此國北昌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瀇土餬口絶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塡滿此城畧無遺類尒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坌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嗤笑至第二

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襍寶滿衢路人更詈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畫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媲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

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怳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䭾那故國即涅末地

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絶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抑說隨所遊至畧書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萬里者哉

記賛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虚通盡形識於沙界絶起謝於塵劫形識雖盡應現生而不生起

謝雖絶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擒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羣有八萬門之區别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驚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

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摠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粵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萬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彌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羣言紛糺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説此指事之實録尚衆論之若斯況正法幽玄至理沖邈研覈奥旨文多闕焉知是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彦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

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攄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兹像教欝爲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奥義欝於千載之下十方遺靈閟於萬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縁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流於雷澤泒洪源於媯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葺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閒居

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
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郛背三河而入秦中步
三蜀而抵吴會達學髦彦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
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
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
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
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

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諆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奥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木义提婆唐言解脫天大乘法衆號摩訶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號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奥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别

録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歴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雞園迴眺迦羅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原而膴膴潛靈舊址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増懷仰玄風而永嘆匪唯麥秀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説歳月遄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

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宫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

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揔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軔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隥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

雒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名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
陰慧日重明黄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宫之教像運
之興斯為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讚深經覽文如已轉
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
陶冶取正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
相趍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
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
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

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
調以宫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茍
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讜而不文辯而
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
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眛
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
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緇素僉曰
俞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

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讚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遥之集文住生肇融叡之筆削況乎因方為圓之世斵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為大揔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鷃雀之資厠鵷鴻之末爰命庸才

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
承志記論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録焉淺智褊能多
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
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
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
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産之記性智區品
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部落姓氏頗稱
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羣分畧書梗槩備如前序賔儀嘉

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絶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畧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埸迴互行次即書不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畧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録進呈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絶筆殺青文成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實資

朝化懷奇纂異誠賴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鷲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囿想千載如目擊覽萬里若躬遊夐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幬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